

20  
世纪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

外国名家精品

ERZÄHLUNGEN AUS GESAMMELTEN WERKEN  
马里奥和魔术师

插图本

[德] 托马斯·曼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  
世纪  
外国名家精品

# 马里奥和魔术师

插图本

〔德〕托马斯·曼 著  
刘德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omas Mann  
**ERZÄHLUNGEN**  
**AUS GESAMMELTEN WERKEN**

---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6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里奥和魔术师/(德)曼著;刘德中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6.1

(20世纪外国名家精品插图本)

ISBN 7-02-005416-1

I. 马… II. ①曼…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  
品集-德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321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刘静  
插图:王文成      责任校对:苏福忠  
责任印制:王景林

**马里奥和魔术师**  
Ma Li Ao He Mo Shu Shi  
(德)托马斯·曼著  
刘德中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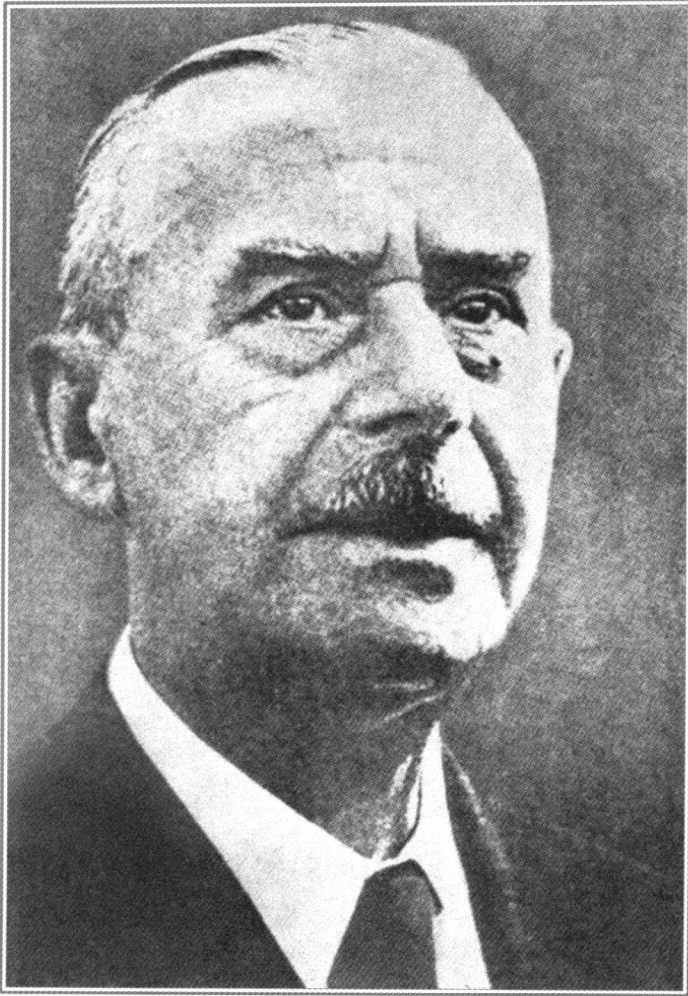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416-1

定价 15.00 元



作者像

## 出版说明

岁月匆匆,20世纪转眼已成为过去。在过去的百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文学在忠实地反映这些变化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创新。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坛上流派迭起,群星灿烂,异彩纷呈。

本丛书的宗旨就是尽可能全方位地将20世纪多姿多彩的外国文学介绍给广大读者。为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中选取最有影响的名家精品。在首批出版的14种图书中,有一半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另一半则是获得其他重要奖项的作家及得到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的精品。

我们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丛书增进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了解,希望读者每读完一本书,都能感受到一位文学大师的艺术魅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5年12月

## 前 言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是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八七五年六月六日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市一个商人贵族家庭。父亲是个能干的商人,但托马斯·曼却继承了母亲热爱音乐的天性和文学禀赋,他无意于经商,自幼倾心的是席勒、海涅和沙末索,十四岁时便自称:“托马斯·曼,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他的童话剧曾在本城木偶戏院上演,他的诗名在学校里也是尽人皆知。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亲迁居慕尼黑。一八九四年,他中学毕业,进入慕尼黑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当见习生,同时练习写作。同年,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堕落》在当年颇有影响的杂志《社会》上发表,获得好评。第二年他离开保险公司到慕尼黑高等工业学校旁听历史、艺术史、国民经济等课程。父亲的丰厚遗产为他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他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把文学创作作为终身的追求。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八年,他与哥哥亨利希·曼两度旅居意大利,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屠格涅夫以及挪威作家亚历山大·基兰德、约纳斯·李的作品,而读的的最多的则是尼采的作品。这时,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矮个儿弗里德曼先生》引起了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的重视。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萨穆埃尔主动来信向他约稿,希望他撰写长篇。萨穆埃尔的礼遇和厚爱唤醒了托马斯·曼头脑里的文学天才,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八日,托马斯·曼在二十五岁就令人难以置信地向出版社交出了洋洋五十四万字的体大精深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精彩绝伦地描绘

出了十九世纪后期德国资产阶级的风俗画，代表了当时德国小说的最高水平，就是到了现在，也只有极少数作品可以和它媲美。一九二九年托马斯·曼因这部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托马斯·曼众多的作品中，以小说的成就为最高。他的短篇、中篇都有名篇传世，而以长篇最为精湛。他的短篇如《神童》、《火车事故》，中篇如《特里斯坦》、《死于威尼斯》、《托里奥·克勒格尔》、《马里奥与魔术师》在东西方的读者中广为流传。而他的长篇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又有《魔山》、《绿蒂在魏玛》、《浮士德博士》、《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直到晚年的《大骗子菲里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卷帙浩繁，既表现了少见的高产，又表现了罕见的高水准，因而托马斯·曼被权威人士认为是德国文学史上仅次于歌德、海涅的伟大作家。

托马斯·曼是一个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深谙人类处境的复杂晦涩，知悉人类命运所拥有的含混模糊，对他来说，每一个答案和结论都是过于简单的东西，“简单化”及其所造成的粗鄙是文学的敌人。

在本书所选的短篇小说《到基地的路》中，罗布哥德·匹普桑姆，这个长着一副罕见的面孔、鼻子红得出奇、满布着一大堆疙瘩的酒鬼，丧妻失子，又因为酒瘾而丢掉了工作。他在去基地的公路上向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无理挑衅，用最下流的话破口谩骂，甚至挥舞拳头，又蹦又跳，丑态毕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托马斯·曼预感到法西斯的威胁，发表了中篇小说《马里奥与魔术师》，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制造的恐怖气氛做了生动的描述。今天重读托马斯·曼的这篇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对它作出新的阐释。小说描绘的是一场魔术表演，其中充斥着一种邪恶的东西。那个名叫马里奥的朴实的小伙子在心理上无法拒绝“显赫的”魔术师的召唤，在他的挤眉弄眼、卖弄风骚、甜言蜜语的诱惑之下，他终于说出他原本不想说的谎言。这场魔术表演是一个剥夺他人的意志并把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的侮辱性

的实验,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不可理喻的一面——自由的意志和思想是如此的脆弱,是如此的容易动摇,是如此的难以容身。可以说这两篇小说都是单向性的,反映的是人性的某一个侧面。相比之下,读者也许更喜欢短篇小说《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在这篇小说中,托马斯·曼对人性的剖析表现得更为复杂和浑然。敏德尼克尔,这个总是一副卑下、愚拙的可怜相的人,会用手帕为一个在马路上绊倒的孩子包扎伤口,这时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光彩,他有了自信,嘴角也挂上了幸福的微笑。他买了一条狗,他用冷酷的目光、阴森可怕的语言恫吓它,而他在感受到小狗的身体发出的动人的温暖时,却又忍不住把它抱了起来。狗舐着他的脸,他的心软了下来,充满了同情和忧伤。他忘我地照料受伤的狗,替它洗涤和包扎,抚摩它,安慰它,怜悯它。狗的伤养好了,狗恢复了生气,它活跃地拉扯床单、滚土豆、翻筋斗,他在一旁看着,心里充满了嫉恨和凶狠,他竟然将刀子刺进了小狗的胸膛。在这里,温情与凶残,美好与丑恶自然而又浑然不可分辨地交织在了一起,文字虽不长,却达到了一种圆熟的境地。

在这本选集中,最有震撼力的是那些描写艺术家生活的小说。

一九〇三年,托马斯·曼发表了中篇小说《特里斯坦》和《托尼奥·克勒格尔》,一九一二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这几篇小说主要以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主题。

托马斯·曼的文笔十分微妙,行文中微带着一丝嘲讽。

在《特里斯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对照,不是明亮的阳光之下的黑与白的对照,而是在不怎么分明的幽暗之中的黑白对照——高雅与粗俗,精神的艺术的世界与世俗的现实生活的对照。史平奈尔,这个名字叫作宝石的作家,留在疗养院里不是为了养病,而是为了风格——古老的宫殿,线条笔直的桌子、椅子和帷帘,那种明朗的坚实,冷酷的朴素,拘谨的严峻能够给他以力量和尊严,能够洗涤他的灵魂。他一辈子都在跟良心扭打,他憎恨有用的粗俗丑陋的东西,甚至指责自己的早起是一种伪善。科勒特扬夫人,这位妩媚



高贵、超凡脱俗的夫人，总是疲惫虚弱，食欲不振，时常发烧。她坚定、庄重地把自己一生的幸福交给了科勒特扬先生，而这位先生却在婚后，在她养病的疗养院里，在走廊上放肆地同一位侍女调笑。她的儿子小安东，圆胖，喷香，吞食大量的牛奶和碎肉，哭喊嘶叫，极为任性。史平奈尔崇拜高贵的科勒特扬夫人。在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中，两个陶醉的生命，在渴望中相互拥抱。特里斯坦的爱情，伊索尔德的爱情，死亡也无法将他们分开。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勒特扬夫人又吐血了，她空前地衰弱了。史平奈尔给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用夸张的笔调描绘了少女时代的她在花园里的情形，甚至替她虚构了一顶小巧的金王冠，她指责粗俗的科勒特扬先生把她从圣洁的花园带到了生活和丑恶之中。他，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在科勒特扬先生的训斥下，他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大大个子灰头发的可怜学童。

小说展示了托马斯·曼的过人之处，他为我们展现了艺术与生活，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但是他并没有用前者简单地否定后者，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终极的答案，而是打破了精神至上、艺术至上的神话，显示出了精神和艺术的苍白以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带有邪恶气息的生气。

在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中，托马斯·曼以大篇幅的对话、内心独白和书信的形式畅谈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看法，虽然有失于直露，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但是他对艺术和生活的见解却是发人深省的。

托尼奥年少时爱汉斯，他用独特的方式追求汉斯的爱情，这是一种真挚和痛苦的爱情。十六岁时他又爱上了少女英格波，爱情是痛苦的，但他仍然快乐地接受了爱情，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它，因为他知道爱情能使人的生命丰富和活跃。但是，后来他走上了自己的路，为了献身于精神和文字，他过着一种独特、放纵，不平凡的生活，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是厌恶这种生活的。一方面，他相信，感情，那热烈诚

挚的感情始终是平凡无价值的；只有艺术家反常的神经系统所感受的刺激和冷冰冰的喜悦，才算得上艺术。艺术家必须对人情保持一种疏远和淡漠的态度。正直、健康、规矩的人压根儿不会去写作。另一方面，对这些被众多艺术家奉为圭臬的信条，他又给予了反驳：“生活”作为精神和艺术的永恒的对立面，不是鲜血染成的伟大，不是粗犷的美丽，不是出现在不平常人面前的不平常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在内心深处只热衷于雅致、怪异和邪恶，却从不向往无辜、平凡和生气勃勃的事物，不渴望友谊、亲密和普通人的幸福，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曾以艺术作为自己的归宿——天鹅绒似的蔚蓝的天空，烈性醇酒和甜蜜的情欲——现在他要放弃了，他踏上了归乡之途，重新寻找精神的故乡。在船上，他遇到了昔日的伙伴——汉斯和英格波——他们让他联想到了纯洁、愉悦和一种既高傲又朴实的不可触犯的贞洁——他渴慕正常人的生活——在使人幸福的平庸中生活、恋爱和赞美。他看到了知识对自己的摧残，艺术使他内心日益荒芜——“在整个艺术领域、在所有的不平凡的事物和一切天才中，存在着一些极为暧昧，极为丑恶，极为可疑的东西；才使我溺爱那单纯、天真、正常得令人感到舒适、平凡和规矩的事物。”众所周知，艺术家历来是张扬个性，追求放任和不凡，反对理性束缚的，但是在这里，身为艺术家的托马斯·曼却表现出了一种对“规矩的”理性精神和“庸常的”平凡生活的向往。这是一个严肃正直的艺术家对艺术所作的包含自身深刻体验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令人深省的，也是警世的。

在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中，阿申巴赫是一位在文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作家，也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作家。他每天一早就用冷水淋浴，然后擎起蜡烛，开始写作。他相信伟大的事物是在敢于藐视孤独、道德败坏、七情六欲以及各种各样的障碍的斗争中诞生出来的。他在作品中声称：“即使一个人的知识到了顶，他仍可能保持道德上的坚定性。”但是，后来他的作品失去了犀利和微妙，变得循规蹈矩，一本正经和公式化。是那个波兰贵族少年给了他灵感——肉体美的

蛊惑——如果人们了解到艺术家灵感的源泉，那么他们的作品就会大失光彩。他爱上了这个秀气的病态的少年，每天见到他时他总是感到欢愉，他把他看作是精神美的化身，满脸皱纹的他梳妆打扮，戴宝石、洒香水、染发，像着了魔一般四处跟踪他。这位昔日的严肃作家在威尼斯过着一种荒诞不经的生活，他甚至在梦中体验到了放荡和淫乱，为了那位少年，他舍不得离开威尼斯，即使是瘟疫也阻挡不了他追踪他的脚步。在小说的结尾，美少年在海滩上挨揍，阿申巴赫在一旁观望，在与少年的凝视中，他死去了。

在这里，托马斯·曼以艺术化的微妙的文字，以逼真的细节为我们展现了存在于艺术家身上的两面性——理智与官能之间的狂乱斗争——这正是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对于这一困境，托马斯·曼并没有为我们指明解决的途径，这不是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困境。他所做的是形象化的展示，展示这一困境的晦涩。在托马斯·曼看来，几乎每个艺术家天生都有任性而邪恶的倾向，那就是承认“美”所引起的非正义性，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贵族式的心理津津乐道，或是加以同情和欣赏，而是给予了犀利的正视和无情的剖析，这正是他可贵的地方。

林会敏

二〇〇五年十月三十日

## 目 次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 .....	1
到墓地的路 .....	9
特里斯坦 .....	18
托尼奥·克勒格尔 .....	57
神童 .....	113
火车事故 .....	123
死于威尼斯 .....	132
马里奥与魔术师 .....	204

##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

一条从凯巷通向城中心比较陡峭的道路，名叫灰街。约莫在这条街的中间一段，从河边来时靠右边的地方，矗立着四十七号的楼房。这是一幢狭窄、阴暗的建筑物，外表和隔壁的几幢房子一模一样。底层开一爿杂货铺，这里也买得到胶鞋和蓖麻油。穿过过道时，可以看见天井，那儿常有一群猫相互追逐。一架给踩踏得磨损了的狭窄的小梯子，从过道通向楼房，梯子上有股强烈的霉湿混浊的气味。二楼靠左边，住着一位木匠，右边住着一位收生婆。三楼左边，住一位修补鞋子的皮匠，右边住一位太太；这位太太只要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便放开嗓子唱起歌来。四楼左边的房间是空着的，右边住一位单身汉，姓敏德尼克尔，名叫托比阿斯。说起这人来，倒还有段故事可以讲讲；这是一桩不可思议的和非常不近人情的事。

敏德尼克尔有一副触目、古怪和滑稽的外表。比如，他出去散步时，总是从头到脚穿一身黑衣服，用拐棍支撑那瘦削的身躯，在街上费力地走着。他戴一顶走了样的、粗糙的旧式礼帽，穿一件绷紧的、磨得亮光光的礼服上装，和一条同样褴褛的裤子；裤脚管缩短了，边上磨得破破的，弄得高帮松紧鞋里的橡皮垫也露在外面。此外，还得提一下，他的这套服装总是刷得干干净净的。低矮的领子翻了下来，瘦瘦的脖子显得格外细长。斑白的头发平滑地、低低地梳在太阳穴上，礼帽的宽边在剃得光光的苍白脸上投下一圈暗影。他的两颊深深地凹了下去，发红的眼睛老是盯着地面看，很少抬起头来，两条深深的皱纹从鼻子的两旁悲哀地垂到弯下的嘴角。

敏德尼克尔很少出外，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原来他一出现在街上，立刻就有许多小孩跑拢来，跟在他后面，拉扯他的衣襟、嬉笑、讥讽、拖长音调唱：“嗨，嗨，托比阿斯！”许久不散；大人们呢，都站在门口看热闹。他自己却毫无反抗，胆怯地四下里望望，耸起肩膀，伸出脖子，就像一个在倾盆大雨中没有带伞的人那样，匆匆地只顾朝前走。虽然，大家都在嘲笑他，他仍然谦逊有礼貌地向这边或那边站在门口的人们行礼。当孩子们不再追随他、没有人认得他、很少有人向他看的时候，他的举止神情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他还是害怕地东张西望，低头弯腰往前奔走，仿佛觉得有千百双讥嘲的眼光向他投来似的。只有偶然间，他才带着几分惧色犹疑不决地把视线从地上抬起来。那时人们就会发现一桩怪事：他根本就不敢用坚定平静的目光去正视一个人，甚至一个动物。看来——而这点听起来有点奇怪——他缺少一个人在观看世界上各种现象时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自己意识到的自尊心。他好像屈服于每种现象下面，怯懦的眼光不得不在人和事物面前畏缩。

这孤苦伶仃、异乎寻常地不幸的人，到底有什么隐情呢？他那突出的有产者的服装，以及用手慢吞吞地在下巴上摸过去的姿势，似乎表示他决不愿意被视作同他一起居住的小市民中的一员。天晓得，他有过什么遭遇。他的脸看起来好像被生活蔑视地狠狠打过一拳。但是，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遭遇到什么特殊的不幸，而只不过是天生不能适应生活罢了。他那卑下、愚拙的可怜相，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仿佛他生来就缺乏为了昂起头来生活所需要的那份自恃、力量和骨气。

他拄着黑拐棍到城里去散步以后，总是在灰街小孩们的叫嚷声中回家，爬上霉湿的梯子，走进他那没有摆设任何装饰品的简陋房间。只有一个坚实的、装有笨重的金属环的五斗橱，还算得上值钱和美观。仅有的一扇窗子，被隔壁的侧墙蛮横地遮住，窗台上放着一只花盆，装满了泥土，但里面什么也不生长。虽然这样，托比阿斯·敏德

尼克尔有时还是要到窗前去，看看花盆，嗅嗅光秃秃的泥土。这屋子旁边连着一间阴暗的小卧室。托比阿斯回家以后，便把礼帽和拐棍放在桌上，坐在满是灰尘的绿套子沙发上，用手支撑下巴，耸起眉毛，盯着面前的地板。看来，他在这世界上再也没事可做了。

至于说敏德尼克尔的品德呢，那就很难判断了；下面一段事情，倒是说明他有他好的一面。有一天，这怪人从家里出来，照例有一群小孩聚拢来，讥讽地喊着、笑着、尾随在他后面。忽然，有个大约十岁的男孩，给另外一个小孩的脚绊住，猛跌在柏油马路上，鲜血从鼻孔和额上流出来，哭着躺在地上。托比阿斯立刻转过身，奔向跌倒的小孩，弯下身来接近他，用温柔、颤抖的声音对他表示怜悯。“你这可怜的孩子，”他说，“跌痛了吗？流血了！瞧呀！血从他额头上流下来！唉，唉，你躺在那儿多么可怜！当然罗，痛得哭出来了，可怜的孩子！我多么怜悯你！虽然是你自己不好，但我要把我的手帕扎在你头上。——喏，喏！克制自己，站起来吧。”说了这话，他确是用自己的手帕包扎了男孩的伤口，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来，然后离去了。这时他的举止和脸上的表情显得和往常大不相同了。他挺直身子，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胸膛在外套下面一起一伏地深深呼吸着。他的眼睛变大了，有了光彩，自信地望着人和事物，嘴角露出含着痛苦的幸福微笑。

随着这事的发生，灰街上的人暂时减少了对他的讥讽。但过了一阵，他这意外的举动被人遗忘了，于是又有许多响亮、泼野、粗暴的喉咙，在这畏缩、徬徨的人后面，拖长声调唱：“喏，喏，托比阿斯！”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敏德尼克尔大约在十一点钟离家，横穿全城，到百灵山去。这是个狭长的丘陵，每到下午便成为全市最高尚优美的散步地方。在这春光明媚的天气里，现在已经有一些马车和游人到这儿来了。有个男人站在最大的一条林荫道的一棵树下，向行人兜售手里牵的一条狗。这是一条肥壮的小黄狗，年龄大约有四个

月，一只眼睛周围有个黑圈，还长着一只黑耳朵。

托比阿斯大约在十步开外，瞥见了小狗，便停下来，用手在下巴上摸了几下，若有所思地一会儿瞧瞧卖狗的人，一会儿又看看那条机灵地摇尾巴的小狗。接着，他又迈开了步子，把拐棍的把柄按在嘴上，绕着那棵卖狗的人背靠着的树兜了三圈，然后凑近那人，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狗看，一面仓促地小声问：

“这狗卖多少钱？”

“十马克，”那个人回答说。

托比阿斯静默了片刻，便迟疑地重复道：

“十马克？”

“是的，”那人说。

于是，托比阿斯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黑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五马克、一张三马克、一张两马克的票子，急急忙忙地付给卖狗的人。旁边有几个看这场买卖的人笑了起来，他便弯下身子，胆怯地四下里看看，抓起缚狗的皮带，拼命拖拉那条尖叫和设法挣脱的小狗。一路上，小狗不停地挣扎，前爪用劲地抵在地上，带着疑问的神情恐惧地往上看它的新主人。他呢，一股闷劲儿拉，百折不挠地穿过街市。

当托比阿斯牵着狗出现的时候，灰街的野孩子们哄然吵闹起来，拉扯他的衣服，尽情地嘲弄他，他连忙抱起小狗，弯着身子遮蔽它，仓皇地在讥笑声中奔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进了屋以后，他把不停地号泣的小狗放在地板上，亲切地抚摸它，温存地说：

“喏，喏，你用不着怕我，畜生；那是不必要的。”

接着，他从五斗橱的抽屉里拿出一盆煮熟的牛肉和土豆，分出一部分丢给小狗吃。而它呢，停止了哀怨的泣声，摇着尾巴，啾啾有声地啃嚼起来。

“听着，以后就叫你以扫，”托比阿斯说。“你懂我的话吗？以扫。这简单的名字很好记。”于是他指着脚前的地板，用命令的口吻叫道：

“以扫！”



小狗大概是以为还有东西可吃，真的跑了过来。托比阿斯奖励地拍了拍它的身子说：

“这就对了，我的朋友；你该受称赞。”

然后他退了几步，指了指地板，重新命令道：“以扫！”

活跃起来的畜生，又跳了过来，直舔主人的靴子。

这种训练，托比阿斯重复了十二到十四次，命令和命令的被服从，给他带来了不知厌倦的快乐。最后，那条狗给弄得疲惫不堪，好像很需要休息和消化一下，便躺了下去，伸出两条匀称、细长的前腿，紧紧靠在一起，摆出一副猎狗的优美机警的躺卧姿态。

“再来一次！”托比阿斯说。“以扫！”

但以扫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原处。

“以扫！”托比阿斯用主人的口吻大声叫。“就算你累了，也应当过来！”

但以扫把头放在爪子上，怎么都不肯来。

“听着，”托比阿斯说，声调里充满了轻微而阴森可怕的恫吓。“要是你不服从，你就会知道我是不好惹的！”

可是，小狗只微微摇了摇尾巴。

一阵与这情况不相称的狂暴的愤怒攫住了敏德尼克尔。他抓起黑拐棍，揪住畜生的后颈，一把拎起那嘶叫的小狗，带着不可遏止的怒火，用可怕的沙哑声音一再重复说：

“什么，你不服从？你竟敢不服从我？”

他终于把棍子扔在一边，放下号泣的小狗，手交叉在背后，沉重地呼吸着，在小狗跟前踱来踱去，间或向以扫投以骄傲、生气的一瞥。踱了许久以后，他便在乞怜地晃着前爪、仰卧着的小狗面前站住，把胳膊交叠在胸前，带着异常冷酷的眼光和声调说：

“这算是什么作风，如果允许我问的话！”他那副神气活像当年拿破仑站在丢失鹰旗的军团面前一样。

小狗看见主人走近了，不禁快活起来，匍匐着挨拢他，紧贴着他